

岁月留影

# 六一新村：城市的记忆

张旻

在当代嘉定，就建筑和时代的关系而论，恐怕没有比位于张马弄（路）上的六一新村更特别的。那个年代，城里偶有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都叫新村。我个人理解，主要是为和农村的“村”保持一致，不显特殊。当年城乡之间并无地理界线，县政府围墙外面即是田野和村庄。“新村”是特指，“六一”是竣工的年份。

六一新村还有一个名字叫机关新村。当年机关新村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有点类似于部队大院。究其原因，是在1949年后，许多地方管理层中外来干部比较多，为他们及其家属解决住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拿嘉定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在六一新村的，大部分是非本地籍干部，其中又以山东籍干部居多。六一新村不仅是嘉定出现最早的现代住宅楼，且其质量还远超之后三四十年间本地建造的住宅房。小时候常听房管所的人说，这个房子达到抗地震很高级别的标准。它共有四栋四层楼，三栋三层楼，三个等级，12个门牌号。木地板、拼花地砖，抽水马桶，搪瓷浴缸，有的单元还有两个卫生间。在1960年代初，六一新村就使用上了管道煤气。

这种机关干部集中居住的大院模式，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如今早已成过去式。当年的户主们大都也已离开了我们。新村里曾经的孩子们都迈入

老年，多数人也和我一样，早就不住在六一新村，许多人之间难得一见。不过，当我们偶尔相遇时，不管之间是什么情况，似乎总是能够一眼相认，那种辨识度，在我们的感觉上，似乎就是打上了六一新村的印记。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回到六一新村，总是还能够看到它原来的样子，对每栋楼的窗户和阳台，总是还都能够说出它们曾经属于哪户哪家，甚至记忆中还洋溢着当年许多家庭特有的气氛。与建筑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的是，六一新村对我们这辈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尤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我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因此显得很不一样。

最早六一新村周边是铁丝网篱笆和大冬青树组合而成的围墙。东西北三个方向各有出入口。东门外是一条将新村和少年宫隔开的弄堂。西门通向县政府食堂，前面竟还有一个桃树林。由食堂向西，穿过田野，跨过城中路，即是县政府大院（胡厥文祖上故居原址）。铁丝网篱笆为黑漆颜色，非常高，超过大人头顶很多，但由于它和密集种植的大冬青树组合，这道围墙便可被视为六一新村标志性的风景线。新村内的步道两侧则种植了厚密的矮冬青，它常因学骑自行车的孩子连人带车翻倒而受损，但孩子通常安然无恙。梧桐和水杉是新村里许多孩子最早认识的树。楼间花园里有夹竹

桃、迎春、月季、梔子花等，蜜蜂和蝴蝶也因此进入视野，为我们所接触和了解。

新村正南方向，是大片向南延伸至城外的田野。我一直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到那里，是从不知被谁扒开的铁丝网下方一个缝隙钻出去的。之前我似乎从未考虑过从正常路径绕过去，或者不如说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到达那里。可是一旦意外发现那道缝隙，我立刻跃跃欲试的反应，并欲罢不能。

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时期，大约有一年半，当时我母亲因故不在家，父亲平日也不在家，只留我和弟弟两个三四年级小学生，独自在家过日子，没有任何托付或来自亲戚的照顾。我母亲在她当时的状态中不知把家里情况和两个儿子想象成什么样儿。后来当她回来时，发现家里的卫生状况虽如她所料般“一塌糊涂”，但两个儿子完好无损。母亲更是“吃惊”地看到兄弟俩还都曾荣获学校颁发的某种“好学生”奖状。那天，母亲先是大扫除，然后出门买菜，给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油豆腐。

今天我在想，母亲应该感谢谁？母亲自己肯定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侥幸地说，还好、还算好。其实母亲应该感谢我们新村。首先，和新村配套的食堂解决了我们的一日三餐，而学校

又近在咫尺。其次，那几年新村里和我们家情况类似的很多，我们不至于感到自己“另类”，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六一新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那几年几乎成了孩子们的天地，我们也不至于感到孤独，甚至还得到了意外的自由。其三，我们家所在的11号楼，是比较特别的一门两户。有一个白天，我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家里，隔壁邓叔叔有事回家发现了我，那天他多次对我的探视和问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一直铭记在心。其四，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最重要的是，我们新村里有那么孩子，但在所谓“小鬼当家”的那几年，我们的世界基本上也是和平的，极少发生本村孩子之间斗殴的事件。事实上，六一新村里也从无发生过明显的邻里纠纷，这一点使它既像一个大家庭，又有别于一般的大家庭。这些恐怕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

2013年10月5日，原工农兵小学72届一班（六一班），在毕业41年后举办了一个同学会。该校过去叫普通小学，1976年后恢复原名。72届共有三个班，六一班学生大都来自六一新村。光我所住的11号楼，同班同学就有11人。也正是这个原因，说是小学同学会，其实其中只是小学同学关系的不多，许多人之间的同学关系从幼儿园延续到高中毕业，有的参加工作后还

宿命般成为电大或职校的同学。

我给那次同学会起名“我们的六一”。我至今还记得，当脑海里冒出这个名字时，那一刻内心仿佛顿时被唤起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班级，我们的童年时代，以及和学校门对门、多数同学居住过的地方。

六一班共有64名同学，我们如愿以偿找到了每一位同学，包括定居国外的。活动当天实到58人。筹备组同学的工作效率之高，有目共睹。当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的，确很少有像我们班这样的同学关系，如上所述，我们的家长之间也相互熟识，知根知底，且他们中间还多有同乡、同事等关系。因此也并不奇怪，同学会当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和母校相关的当年的校长、局长和镇长：她们三位同时也是我们的家长。

同学会结束后，区档案局以一个简单而庄重的仪式，收藏了《我们的六一》纪念册。“我们的六一”虽然只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会，但毋庸置疑它所蕴含的历史的、时代的丰富信息极不普通。另一方面，仅就其表现形式的非常而言，“我们的六一”本身也颇具收藏价值。

关于六一新村可说的很多。无论在建筑还是人文意义上，六一新村都留给我们许多话题。即使它将来不存在了，也依然会留在城市的记忆里。

## 想起了《金铃塔》

马信芳

说到曲艺表演艺术家袁一灵，上海说唱《金铃塔》无疑是他的绝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探望市文联同事，我来到位于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他的寓所。在楼梯口，遇上了袁一灵先生。“袁老师，你怎么也来这里？”“我就住在这里。”袁先生客气地说：“欢迎到我屋里来白相。”那天，我也真不客气，探望完同事，便拜访了袁先生，相谈甚欢。后来为采访他，又拜访了他两次。

袁一灵，原名袁国良，1917年生于上海。1934年，加入癸酉社学习文明戏。师从滑稽艺人赵希希，有“唱派滑稽”之称。他擅长扮演机智的“小人物”，在《前说后忘记》《钱笃笤求雨》《笑着向昨天告别》《性命交关》等滑稽戏中，均有不俗表演。

说到袁一灵，不得不说他的《金铃塔》。《金铃塔》自创编演出后，经数十年构筑营造才成为上海绝唱。袁一灵在唱念中融合了快口、绕口技巧，咬字清楚，发音准确，舌如鼓簧，语似连珠，快而不喘，一气呵成，被同行誉为“绝活”，流传不衰。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说唱大家曾是个口吃患者。

袁一灵幼年时曾患口吃，初学文明戏时先生还不肯收他，是他“保证上台不打‘格楞’”，先生才同意试试。袁一灵是个倔性子，明知自己口吃，偏专攻绕口令。

1934年，17岁的袁一灵第一次上台，参加了文明戏《孟姜女·过关》的演出，他被分配演“过关人”，要在戏中献艺。因初初学戏、拿不出绝活，他灵机一动表演了《孩儿莲花落》中的绕口令片段，没想到，不仅戏中“关官”听得捋须抚掌、频频点头，台下也爆发出阵阵掌声。

滑稽史专家徐维新先生曾说，几十年来，袁一灵一直致力于不断更换、调整绕口令的内容，在七段绕口令的结构、难度、速度上都作了精心锤炼，其绕口令的速度尤为惊人。有人曾做过测试，他演唱最快时，击板人1秒要击7次。也正如此，上海说唱名家黄永生、龚伯康等都投入他的门下。

“一曲金铃成绝唱，灵仙人间留清音。”1992年，袁一灵病逝，这副对联便是他的写照。1993年，袁一灵家人特地在浙江选择了一个以宝塔为背景的墓地，让他在此安息。



小荷露尖 董颂三/摄

随想录

## 竹床临夏月

宫凤华

夏夜，斜躺竹床，凝望夏月，浪漫而惬意。而今栖居小城一隅，乡野纳凉望月，已近奢侈。

闲暇归乡，晚霞凄美，夏夜姗姗来迟。故园木格窗外梔子飘香，荷风送凉，菰蒲凝绿，流萤冰蓝。

四方小院，土墙青瓦，院角有构树和柿树。丝瓜爬蔓，越过墙头。有麻雀在藤蔓间腾挪踢踏。院角木槿细碎地开，像无惊无澜的日子。晚风里，嚼着祖母的涨浆饼和薄荷粥，倏然觉得尘世仁厚可亲。

乡下小院如一只敞口器皿，盛满纯净月光。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哼着

古老的童谣，讲着离奇的故事，发出月光般的脆笑。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将一幅清简的素描。地上投下诡异的象形文字。梔子沐着月光，恣意安然，倚风自笑。蛙声清透磊落，感觉这相濡以沫的田园是那般温情和善意。

院中竹床，年月久远，通身赭黄，纹理清晰，触之光滑。竹床沁凉，嘎吱作响，有如梦呓。应和蝉鸣蛙鼓，衬出夏夜的幽寂。

斜倚竹床，恍如置身一叶扁舟，水天一色，有苏东坡游赤壁的旷达与澄澈，有如张岱“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

坐”的高雅风情。

此时，星光月色，乡野宁谧，襟怀坦荡，乡愁空旷无边。横卧竹床，舒展四肢，神思飘忽，精骛八极，想起远古洪荒的一场战事，想起诗经时代的一场旖旎情事。有时青露沾额，浸着草木馨香，是乡村与童年杂糅的糖果的凝噎，贮藏着童年的温存与绵远乡情。

躺在竹床上，犹如躺在青纱帐里，躺在紫云英地里，躺在苍莽的芦苇滩上。无边的风月，甜美的怀想，立时把我淹没。天空蓝如海子，繁星随意散落，鱼鳞般吸附其上。娴静、纾缓，古典而温馨，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

夏月蹲在树梢上，如宋画中的婉约女子。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流淌着，飘散着，热烈奔放，如川菜。静心凝望，能荡涤胸中所有的尘滓，心中一片波光旖旎。

面对清丽夏月，古典情结冷冷泛起，成溪成河，漫过琐碎的日常与仓皇的奔波。月下风物，清透的，素白的，沁凉的，朦胧的，宛若一阕词、一首诗，宛若一幅水墨留白，一曲《渔歌子》。秦观“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的诗句翩然而至。

夏月干净，丰盈，静美，皑皑如雪，莹莹汪汪，俨然要滴下玉液来，我们如

捧一盅醴泉酣酣地啜饮起来。月光包裹乡村，铺开原野，也滋生出我们清亮的乡愁，绵延发酵。躺在竹床上，感到时间很质感，星空很贴近，温润而柔软，我触摸到生活的轻盈。

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章鱼壶中梦黄粱，天边夏月。”总让人觉得细腻处有些压抑，又会觉出一些情与趣。

在竹床上看霞光，望夏月，内心丰盈而柔软。让我们远离浮躁和功利，享受清风明月和乡音土韵。瓜棚豆架，浅酌低吟，夏月清凉，乡情弥漫，笛声一样清远。竹床上望夏月，我们会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